



《故宫六百年》祝勇向时间与智慧致敬

66

雨果写《巴黎圣母院》，罗兰·巴特写《埃菲尔铁塔》，都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。这些作品的成功，给祝勇很大鼓舞，“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，即：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，甚至可以说，文字不仅描述了一座建筑，甚至构成了一座建筑。”

近年来，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，作家祝勇沉潜进故宫的时间和空间里，他遨游着，书写着，或借物咏怀，或凭卷追思，用自己的文字表达故宫的典故与传奇。关于故宫的文字作品，一本接一本，硕果累累之势，简直是在纸上描绘了一座文学的紫禁城。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年，祝勇自然不会沉默。他早早准备。从2014年初冬开始写《故宫六百年》，前后用了近五年时间。这一次，他再次调动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文学功力，心念念的情愫，将个人对紫禁城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。



祝勇在故宫。

用文字筑一座城

紫禁城够大，六百年太长。面对这座凝结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之城，走进这座容纳了无数的人与事的故宫，人的话语容易显得无力，乃至失语。祝勇深有感受并想好对策，“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，转眼就没了踪影，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，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。我不想沉重，我想轻盈，想自由，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。”

写城如同建城。在故宫工作的祝勇，在书中俨然一名高级向导。他选择移步换景的方法，在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，他把故宫“分割”成许多空间，带着读者，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。开始于午门，然后，越过一道道门，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。当大家跟

来自时间的孕育

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震撼，头顶上的苍穹也让祝勇动容。它是那么浩大、沉静、一尘不染，在天的深处，必定有神灵住在那里。他想起李白的诗：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天上人，就是神，是住在我们旁边、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邻居。

故宫，是帝国最残酷的沙场，宫廷中的风轻云淡、举手投足，都可能带来骨肉相残、生灵涂炭。祝勇认为，故宫也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们的美与善，也照见了我们的丑与恶。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鄙，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、后官争斗情有独钟；高尚的人从中找到了高尚，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，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。

随着他的文字，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。从神武门出来，读者不知不觉地，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。作为对故宫的博大了如指掌的祝勇，也对自己的书写保持冷静，“这是一座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城，这是一座拒绝总结的城，我们看到的，永远是它的一个局部、一个侧影。它不是一句话、一个颜色、一个形象，甚至不可能是一本书。”

故宫（紫禁城）是空间之城，同时也是时间之城。在对空间的讲述中，离不开时间的参数。比如祝勇在介绍了故宫的“斗拱”，“材”等建筑的科学细节时，提到紫禁城是整座北京城的模数，感慨“中国人就是这样，通过小小的模数控制了空间，进而控制了时间”。

在故宫，依然可以找得见日常生活，找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，更找得见神圣的奉献与牺牲。我们依然可以看到，人不仅是利己的，更是利他、利群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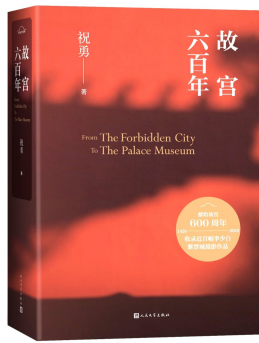
故宫到底是什么？祝勇说：“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。万万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。它不是帝王的私产，更不是什么‘遗产’，而是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。它的美，来自时间的孕育，来自万物的和谐，来自真与善的赐予。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，这座城中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，就像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与病变细胞的博弈一样。这样的博弈中，这座城并没有被摧毁，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。”

封面专访 书写故宫形上之思

封面新闻：您已经出版过多部关于故宫的书，比如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等。这一本《故宫六百年》，跟此前的故宫系列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

祝勇：《故宫六百年》是一部综合之书、一部宏观全景式的作品，讲述到故宫（紫禁城）六百年的历史，涉及到故宫的方方面面，包括建筑、事件、人物、文物等，新闻记者讲“五个W”——何时、何地、何事、何人、何因，这“五个W”，《故宫六百年》都有。相比之下，我以前的作品，谈故宫古物，谈隐秘角落，甚至透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讲苏东坡，都是故宫的某一个侧面。故宫广阔浩大、繁杂无边，一本书容纳六百年，很难。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作者常怡在《故宫六百年》“云首发”连线时说，写这样一本书需要勇气，我说，我胆大。

但胆大不行，还要心细。首先要解决结构问题，写故宫，和建故宫是一样的，都要先解决结构问题。结构想好了，就成功了一半。然后，需要细节来支撑，它才不会大而无当。我查



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，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，这座宫殿才不会是空寂的宫殿，而是有人在活动，也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，亲切可感。比如在《养心垂帘》那一章，我写曾国藩走进紫禁城，到养心殿见慈禧太后，这是这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，彼此的对话，表面上温文尔雅，波澜不惊，实际上波谲云诡，充满了试探和角力。

封面新闻：在《故宫六百年》中可以看到您一直在思考短暂与永恒，建筑与藏品，物质与精神，时间与空间，政治与文化，皇家与民间。在这些成对的概念中，蕴涵着对立统一的哲学关系。在写作的具体过程中，您是怎样的状态？

祝勇：本书的写作，当然不能停留在叙事的平面上，满足于一个“说书人”的角色，而是要“拎”起来，有形而上的思考，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。我们对历史的表达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历史观，这样文本才有唯一性。

写作者要有问题意识，有能力提出问题，然后再解决这些问题，哪怕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了不起的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一直在考虑故宫是什么，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系上去写，是写王朝的故宫，还是写文化的故宫，这“两个故宫”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故宫六百年，充斥着善与恶，如何看待这些善与这些恶，等等。这些问题想不清楚，整本书都是白写。

得自由。这部《故宫六百年》，延续了我一贯的散文写法，但它整体上又不像散文，也不像非虚构或纪实文学，很难归类。故宫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存在，它本身就是“跨界”的，要把许多学科打通，否则只能一叶障目。这决定了这次写作必然是“综合写作”，这个文本是“综合文本”，丰富而庞杂，这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，才能游刃有余。

跨界故宫 以“和”为贵

封面新闻：这本书很厚，但是诗意的语言段落特别多。比如“层层叠叠的斗拱，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”这样的句子，比比皆是。保持这么高的诗意频率，是很难的。您是如何做到的？

祝勇：我对历史的叙述，一直保持着文学的风格。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考虑诗意的语言，这可能是我多年写作形成的习惯，就是对语言的讲究。我不喜欢以白开水似的语言讲述历史，那其实还停留在业余写作的阶段。语言是写作的基础材料，一个好文本的打造，语言首先要过关。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，正像紫禁城的建造，每一个细节都应当考究一样。

封面新闻：在这本书中，“超文体”的特征非常明显。您的作品以大散文为主，诗歌穿插，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写法，多个因素综合在一起。写散文写了很多年直到现在，您对“散文”“非虚构”这些概念，有了怎样的最新体会？

祝勇：其实我也没有受这些文体概念的束缚，我认为写好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。丢掉条条框框，才能写得酣畅，写

得自由。

这就像故宫本身一样，它内部的建筑形式多种多样，宫殿楼阁、水榭山馆一应俱全，但彼此并不打架，相反形成了一种大和谐。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“和”的力量。故宫三大殿分别命名为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“和”是故宫文化的核心。

至于读者说《故宫六百年》以大散文为主，诗歌穿插，又带着小说的情节（只是小说的方法，其实并没有虚构），是在写作中自然形成的。它是一支交响乐，是由不同的乐器、不同的声部联结完成的，因此才能具有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。

读懂故宫 静水流深

封面新闻：您曾经说，在故宫博物院里工作，“气息跟外面不一样。心非常静。有人说，故宫有自己的时间。我深有感受。”现在这个时代很浮躁，节奏很匆忙，或者整个社会又会遇到疫情这样的大挫折。您在故宫工作，一直写故宫，拍故宫，对您本人有怎样的滋养作用？

祝勇：安意如还跟我说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。我说，这得之于故宫的滋养。故宫在数百年间积聚了深厚的文化能量，这些能量释放出来，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充分汲取到这样的能量。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，这些美的创造者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与他们相隔数百年，看不见他们的面孔，但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每时每刻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。所以故宫是养气的，我们说修养，修是主动的修行，养则依赖客观环境。

封面新闻：现在故宫游很热门。通过现代传媒技术，故宫也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了解、走近。但是其实要真读懂故宫，还需要读书和思考。您觉得呢？您有这样的建议？

祝勇：有朋友问我，故宫这几年为什么这么热？我想这首先因为故宫是独一无二的，它是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，也是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。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超过186万件（套），许多文物天下独绝，比如李白书法真迹，全世界只有一张，就是故宫博物院藏《上阳台帖》。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是故宫魅力的最主要来源。

这些年，故宫博物院通过新媒体，以全新方式传播故宫文化产生了巨大成效。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博物馆（在端门上）、微信“微故宫”、VR、纪录片、综艺、云直播等，颇受欢迎，广受年轻观众的喜爱。《故宫六百年》在快手举行“云首发”，累计观看人数超1800万人，同时在线人数超12万人，直播账号涨粉率超300%，让我这个长期依赖纸媒的写作者，体验了新媒体的威力。

当然，真正了解故宫，不能完全依赖新媒体。我们这个时代，不能变成只有信息、没有思想的时代，“没有事情，比读书更能体现‘静水流深’这四个字的含义。”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